

探访台湾客家烟楼

■ 王兰兰

台湾客家庄盛产两样东西——油纸伞和烟叶。油纸伞的制作工艺传承至今,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产品;烟草业曾为客家人创造了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烤制烟叶的烟楼。烟楼是客家庄最特殊的建筑,在烟草业鼎盛时期,美浓镇、凤林镇等地几乎是“三步一烟楼,五步烧烟飘”。3月6日上午,笔者一行来到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和凤林镇,专程探访客家人的烟楼。

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内的一座怀旧烟楼,记录了客家庄昔日烟草业鼎盛时期的风光。笔者看到,烟楼内不仅记录着台湾地区烟草业发展的历史,更陈列着相关的文物、照片以及各种等级的烟叶。传统夯土筑成的烤制烟叶的干燥室里,还展示了最传统的烤烟过程。“这座是传统的客家烟楼,是按照美浓镇烟楼的原貌复制过来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的志工魏希屏说,“为了展现早期美浓镇、屏东县等地烟草业鼎盛、烟楼林立的景象,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建造了这座十分怀旧的烟楼。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开园之初,烟楼旁边还种植了烟草。”

烟草业曾经是美浓镇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魏希屏说,在他小的时候,美浓镇处处可以看见烟田,因为种植烟草,农村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烟草业鼎盛时期,美浓平原曾出现过近2000栋烟楼。1939年,时任美浓镇镇长的林恩贵引进当时经济价值最高的烟草业,此后,镇上家家户户的屋顶上便多了间用来作业的小阁楼。烟楼成为当时展现财力的指标之一,只需通过每户拥有的烟楼数量,就可知道其富裕程度。正因为生活安定,客家人精耕雨读的生活形态才得以贯彻,这也让一

一份责任 胜过一份智慧

■ 王庆芳

一天,下班的时间到了,同事们陆陆续续走了,由于国家局上报的信息还有一个模块没有上报,我决定留下来做完再走,可是系统网络出错,出现了无法访问的界面,多次刷新后又出现没有权限受限请联系管理员的提示,心越急网络越不给力,情急之下,求救于大理福致的老师,他说在回家的半路上,如果不急的话明天帮我处理,可我说今天是上报的最后一天,由于系统进不了才一直拖着,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一定要报了才行。他马上说“你等着,我马上回来”,二十分钟后他满头大汗的跑到办公室,“我来了,王姐”,“今天没有骑车,耽搁时间了”。“小赵,不好意思,下班了还麻烦你!”“这是我的工作,不麻烦!”当时,一股暖流在我心口涌动,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责任因平凡而升华!从他身上我发现责任胜于能力的一种体现。

一个有责任感的员工,不仅仅是要完成他份内的工作,而且他会时时刻刻为企业着想。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尝试热爱自己的工作,即使这份工作不太尽如人意也要竭尽所能去转变、去热爱它,并凭借这种热爱去激发潜力、塑造自我。事实上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越热爱,工作越负责,工作效率就会越高,这时你就会发现,工作不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变成了一种乐趣。既然已从事了客户经理这个岗位,就不能仅仅只享受工作带来的益处和快乐,而是必须接受它的全部,即使是屈辱和责骂,那也是这项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服务好客户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工作中不找借口,勇于负责。平凡因责任而升华,因为责任让我们平凡的能力一点点积聚,一点点释放。俗话说得好,成功的总是负责任的“傻子”,只有主动承担责任,我们的才华才能够更完美地展示,我们的能力才能更快地提升。

缺乏责任意识,心思和精力就不会用在工作上,即使能力再强、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把工作干好,作为客户经理就不可能服务好客户。有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就会有使命感,就会把客户当亲人,当朋友,就会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态度不一样,精神状态、工作标准和工作质量也就不一样。表现出来的工作业绩也会不一样。

我要说责任是能力,责任胜过能力。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营销工作中,在看似平凡、实则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服务好客户就是我们的责任,责任能使人把琐碎的、具体的事做得尽善尽美,这难道不正是一种能力吗?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有能力的人,那种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感的人才是每一个企业都渴求的理想人。因此,每一名员工都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有责任感的人不论能力怎样,都会受到老板的重视,公司也会乐意在这种人身上投资,因为这种员工是值得公司信赖和培养的。

责任胜于能力,是因为能力永远承载于责任。责任可以使人坚强,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选择了责任就选择了忠诚,选择了责任就选择了奉献。

向重视子女教育的客家人有余力供子女求学。近年来,美浓镇的烟草业渐渐没落,大片烟田被稻田取代,但在美浓镇上仍可以看见一座座废弃的烟楼。如今,门墙斑驳的烟楼大门紧锁,寂寞地矗立在新修建的居民楼旁,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烟楼是用来烤制、储存烟叶的地方,挑高是用夯实的土砖砌造而成的,坚固耐用,屋顶上方为了方便排烟增加了一个小尖顶,外观上形成两层屋顶的特有风格。土壁里还夹杂着稻壳、稻梗,据说可以将太阳辐射及烟熏的热量加以保存,以节省烧柴、烧油的费用。老式的烟楼包括干燥室、绑烟架以及燃木室或燃油室。“以前,采收和烤制烟叶非常辛苦,烟叶采收后,必须马上烤干。采收期间,烟农日夜忙着采收烟叶,然后将烟叶一片片放到烟楼内并且绑在绑烟架上。烤制时,烟叶需要用低温不间断地持续慢慢加热。其间,烟农必须日夜照顾,适时翻动以防烟叶变黑失去价值。”魏希屏说。

魏希屏说,美浓镇的客家烟楼均连接着伙房。在烟草业鼎盛时期,大量的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伙房是客家家族的基本单位,伙房内还细分为一个或多个家庭单位,每个家庭虽自行运作,但家庭与家庭之间关系紧密。“随着烟草业的没落,客家庄里的烟楼大多废弃,有一些还呈现残破的景象。近年来,客家人逐渐意识到客家文化正不断没落,开始致力于保存和传承客家文化。现在,美浓镇一座座废弃的烟楼得到了修复和保护。烟楼承载了客家人过往的生活记忆,冬天烤烟的情景,仍是许多客家人最温暖的回忆。”魏希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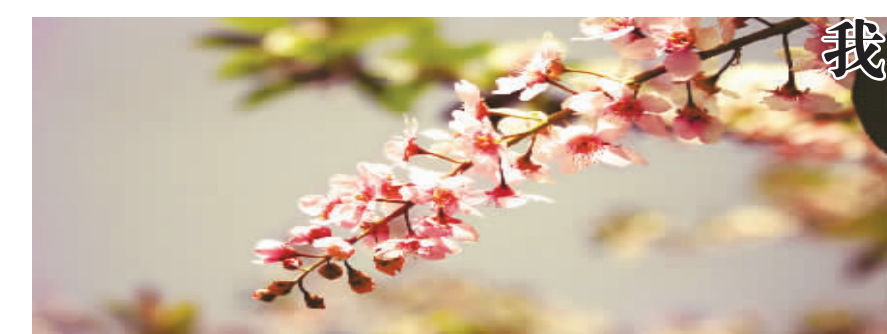
烟草作为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又名“绿色黄金”,不仅在美浓镇普遍种植,也在客家

烟雾下的思索

■ 残雪

独自一人坐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的大街,喧嚣的城市也许只有深夜才会有些许的宁静。来来往往的人群都为着明天奔波劳累,看着那些个背影,总是有点苍凉的感觉,每个人都在拼搏,却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生命的终结……

幽幽的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一口再吐出,顿时眼前迷惘一片。静静地盯着它,看它慢慢自燃,烟头上一缕缕青烟在飘然,一段时间后,前面那部分成为了灰烬。再吸一口,红红的火星闪现,紧接着又归于平静,青烟



■ 新华

情是一件相当寂寞的事,就像夹在指间的香烟,除却燃烧的短短瞬间。它的来处,是不为人知的一隅。等待某根手指将它抬起,而它的去处,则是空茫的灰飞烟灭,如同生命的消亡,在逝去的那一刻,仍旧是寂寞。

若抛开表象不谈,只论本质,爱情与香烟,基本上是相同的,例如:这两者都需要一枚擦亮的火花,爱情的火花产生于相吸的异性之间,以科学的观点来看,就是两个互相作用而又截然相反的磁场于某个瞬间发生电磁反映,从而刺激荷尔蒙的分泌,最终导致两个人或一个人的爱情。而香烟的花火,则是由火柴或打火机的作用产生的,同属科学范畴,只不过换了化学反应。

同样,爱情与香烟也都有一个燃烧的过程,时间长短就看个人的造化与想法了。吸

点燃一支烟 结束已是开始

■ 许若锋

一支烟,一个人的嘴,却可以感染周围所有的生命。好或不好,都是自己点燃下的判断。喜欢就是喜欢,不介意她会不会让你上瘾。戒不掉,那种烟雾所带来的迷惑。戒不掉,那种味道所挽回的情感。

男人可以抽一辈子的烟,叫成熟。女人碰一碰,就看见脸上开始有黄褐斑。爱情也一样,男人花心叫风流,女人花心叫下贱,只是现在是21世纪,男女平等。所以,在你遗忘我时,我甚至要用比你快的速度忘记你。

爱情就是香烟,你的手上我的手上。不上上瘾是你的本事,戒不戒掉是我的本领。相欠。其实对香烟的态度就是对情感,爱就是爱。明明知道不对。恨就是恨。转



图为烟楼里经过烘烤的烟叶由翠绿变得金黄

聚集区花莲县大量种植。行走在花莲县的凤林镇,笔者看到了很多烟楼。据当地客家人邱源堂介绍,凤林镇早期有48栋烟楼,后因年久失修、自然损毁及火灾侵袭等原因,仅有33栋保存完整,主要坐落在大荣里及北林里地区,当地堪称全台烟楼最密集且保存最完整的乡镇。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招募许多西部客家人移民到东部协助种植烟草,所以东部的客家人才与烟草种植有密切的联系。二战结束后,烟叶价格仍然较高且稳定,吸引了许多农民相继种植烟草,其中大荣一村从事烟草种植的农民最多。后来,为配合开发东部的经济政策,且允许新的农户种烟,致使烟草种植面积大幅增加,这也是在凤林镇可以看到很多烟楼的原因之一。

邱源堂告诉笔者,花莲县的凤林镇,瑞穗乡、吉安乡、玉里镇与富里乡都曾是花东纵谷重要的烟草种植地区。当年,一座座高约3米、方形复层的烟楼,不仅是种烟人家的家庭

依然袅袅,直到它彻底燃完,才渐渐消散!

想来,人的一生和点燃的香烟多么相似!刚出生哇哇的哭声向世界宣布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就像刚点燃时从烟头冒出的青烟一样,预示着它开始燃烧它的生命!当我们开始懂事,为着明天奔波,正恰似看着它慢慢自燃的过程;等我们彼此帮扶,事业有成欢呼雀跃时,是为我们人生最辉煌的时刻。这不正是我们再次吸一口它所发出的点点星光吗?就像向人类示威一样,我也可以发出光芒!

当时间慢慢流逝,我们也渐渐老去,一辈子也就这样,身体归于尘土,一切归

于平静,恰恰像燃烧尽的香烟,一切归于尘土归于平静。微风吹散燃烧殆尽的烟灰,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点点星火,就像我们再也看不到曾经的辉煌,留在脑海中的只有对它的回忆!

风轻轻地吹,地上的灰烬随着清风飘扬,大街上的人渐渐的少了,车业少了,偶尔飞驰过几辆摩托,让人看得心惊胆颤!

生命何其短暂!假如把香烟的燃烧时间和人的一生按1:10来算,也许人的一生还达不到香烟的那个程度!这样,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呢?更何况生命的价值不止香烟这么简单呢!

我的香烟与我的爱情

决不可能一次接着一次的享受爱情。即便你已经修炼成仙,能活千万年世,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也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你在这唯一的一次里燃烧,然后消亡。当然,爱情不会离开人间,但却离开你,回到它永恒的寂寞的等待中,去守候另一个人的另一次燃烧。所以,西湖的白蛇,才以千年修炼,化作一个叫白素贞的女子,于人间成就她无边岁月中唯一的爱情,这份贞贞,可叹,亦可怜。因为,许仙只是凡人,他终会老去,白素贞以千年修行换来的,也只是又一次短暂的燃烧,而自此以后清寂的湖底,碧水清天,夜夜思念,爱,无永生。故而传说中的白蛇传,也只写到雷峰塔倒,那是人们对白蛇的怀念与怜惜,让她永远定格在情爱双全的喜悦中。

其实,爱一个人,真的是件很寂寞的事情,没有人会喜欢没完没了的寂寞,所以,心底里,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结局的。虽然,来去匆匆的爱情,总让人怀有无尽的想念,但这种短暂,却更符合人的本性需求。我们无法想象一支永远吸不完的烟,正如我们无法成就一场永远热烈的爱情,那不仅不可思议,违背常理,同样,也让人难以忍受。所以,还是让爱情寂寞下去吧,在静静的一隅,静静地等待一枚擦亮的火花,在燃烧的瞬间,它就像夹在你指间的那支香烟。

女人们说讨厌男人吸烟,却又对吸烟的男人无法抗拒。男人们往往用吸烟显示自己的气度,而女人们更多的是用烟来掩饰背后的伤痛。对男人来说,吸烟往往是自残生命。对女人来说,却可以用燃烧的香烟来温暖心灵。

死亡或重生。香烟的迷幻让他们都没有答案。只要放下伪装,最真实的人就可以拥有一支香烟最美的幻觉。只有在最寂寞的时候,只是寂寞到无出可逃的时候,才会觉得香烟是唯一的出口。

一段故事的结束留下一颗寂寞的心。一支香烟的结束留下一面诡异的未来。烟雾之中谁比谁寂寞。谁比谁勇敢。谁比谁潇洒。灰烬之中谁或谁死亡。谁或谁解脱,谁或谁重生。

结束已是开始。

三角宝的记忆

■ 李井委

“三角宝”是我儿时最喜欢的游戏。而今偶有闲暇,幼小的儿子会经常闹着让我陪他做游戏,每每此时,都会勾起我和小伙伴们玩“三角宝”的记忆。

小时候,家中不富裕,玩“三角宝”是很奢侈的游戏,因为只有用烟盒纸叠的“三角宝”才最好看。为了能收集到一张小小的烟盒纸,每次家中来客人,我都会争抢着去村北头的小卖铺买烟。而此时父母也会很大方,让我买点好烟。其实,所谓好烟无非就是些软包的、带过滤嘴的烟。买回烟后,最耐的就是瞪着天真的眼睛盼着大人们尽快把烟吸完,得到我那想要的“报酬”——空烟盒。拿到烟盒后,我都会小心翼翼抽出烟盒里面的内衬纸,把外面的烟盒纸沿着胶水粘结的方向慢慢揭开,生怕有一点点损毁,抚平后叠成“三角宝”。

收集一定数量的“三角宝”后,就迫不及待拉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去试试比比。比试中,我们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找一块空地拿出自己的“三角宝”,再看看对方叠“三角宝”的烟盒是多少钱的,如果价钱不同,就按照价格高低折换一定比例后再进行比试。我们各拿出一个“三角宝”放在空地上,“剪刀、石头、布”,胜的一方先拍,俯下身子用右手掌贴在地面弓成弧状,手高高扬起,对准“三角宝”一侧使劲拍下去,让掌风吹翻的“三角宝”就是自己赢的。就这样双双轮流拍,直至“三角宝”被全部拍翻为止。

每次的比试都是在父母“回家吃饭了”的喊声中结束,每次我们都揉着通红的巴掌玩笑着,打闹着回家。时光荏苒,童年就在这“三角宝”游戏的嬉笑声中渐渐远去。如今已过去而立之年的我,每当翻阅收集到的各种品牌的烟盒时,儿时玩“三角宝”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康乐烟草公司与老乡牌卷烟

■ 曲振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为了消除城乡差别,党和人民政府提出“工农联盟”的政治主张。此时,天津康乐烟草公司生产一种“老乡牌”卷烟,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康乐烟草公司原来是一家上海烟厂,为什么来到天津,此话说来很长。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指定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四地,为政府规定的卷烟生产集中地,其他地方设立烟厂原则上不予批准。为此,沪、津、青、汉的烟厂比较集中。其中以上海最多,最多时达一百多家烟厂,还有英美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总部也设在上海,这两家公司在上海不是一个厂而是几个厂,上海卷烟的产量占据中国卷烟的80%。最初的海烟的市场多集中在南方,而天津以英美烟草公司天津工厂最大,还有日本人的东亚烟厂和希腊商人的正昌烟厂,市场上基本没有上海烟。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卷烟业受到重创,产量减少,元气一直恢复不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低进口税政策,大量的美国烟进入天津市场,当时流行“红光”、“骆驼”、“菲利普”等几个牌号。194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取缔进口奢侈品销售办法”,美国烟列入受禁物品之一。此后,上海烟乘隙进入天津市场。在英美烟草公司和上海烟的夹击下,天津本土的15家民族资本卷烟厂开工的仅有5家,半开工的5家,停产的5家。

当时天津市场上的上海卷烟品种繁多,如锦华烟厂的“锦华”、“大鸿运”,国华烟厂的“天鹅”,仙乐烟厂的“仙乐”,裕华烟厂的“红土”,康乐烟厂的“红宝”等。它们在报纸、电台上,连篇累牍地做广告。由于物价飞涨,市民“重货轻币”,一时间畅销的上海烟与美钞、黄金、大五福布一样,成为人们囤积的物品。城乡居民纷纷抢购,甚至不吸烟的人家也囤积纸烟。

康乐昌记烟草公司成立于1945年,资本额为1亿元法币,为股份制企业,由大股东戴孝梯、王自本主持。营业所位于上海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607号,工厂位于徐汇区斜土路434号,拥有卷烟机3台,雇工120—470人,月卷烟产量500—2000箱(5万支),产品有康乐、春秋、比合子、苹果、双蟹、茄王、红宝等牌号。1948年,康乐烟厂的戴孝梯与厦门烟商沈水洪合资在厦门成立中国华康烟草公司(厦门卷烟厂的前身)。次年3月,华康烟厂开工投产,生产“老头牌”、“红霞”、“牛牌”等丙、丁级卷烟,年产量仅2646箱。而上海的康乐烟厂由刚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工学院毕业生庄逸凯主持。